



評 书

烽火十三寨

范 乃 仲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2144

烽火十三寨

(評 书)

范 乃 仲 著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內 容 提 要

評書《烽火十三寨》，描写了在抗日战争初期，我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苏、魯、豫边区初創革命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側面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民党反动派不战而退，数月間失地千里。不久，我苏、魯、豫边区一带已被鬼子占領。其时，我八路軍某部派遣了几位同志，挺进敌后，发动群众，与十三寨的敌、伪、頑展开了尖銳复杂的斗争。由于我党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終于粉碎了敌特的阴谋詭計，給投降派以狠狠地揭露和打击，团結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。終于在苏、魯、豫边区十三寨一带建立了民主政权和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力量，給全面开辟苏、魯、豫三边革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。

书中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，塑造了一些具有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。看后能給人以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。

烽 火 十 三 寨

（評 書）

范 乃 仲 著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）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171

787×1092耗 1/32 • 3 印张 • 63,000字

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統一书号：10105•611

定价：（七）0.28元

責任編輯：李靜萍

責任校對：謝樹森

封面設計：王錦華

統一書號：10105·611

定 價：0.28 元

三省庄落脚

李肖牵着战馬，領着姜黑子、薛梅、张小俊等八个同志，喊遍了黄河故道南岸十三寨的寨門，都不让进寨。头一个寨主是刘三甲，李肖亮出来抗日游击队的牌子，刘三甲不但沒有买賬，看李肖人少，还要摘他的匣子枪。李肖扬手“乒乒”两发点射，把寨門楼上的两个兽头打得粉碎。刘三甲一看李肖这帮人不是好惹的，才收了这个念头。第二个寨的寨主叫桑天运，声言各有地盘，和八路军分道扬鑣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把李肖推出門去。第三寨、第四寨，一連九个寨，听说李肖来到，不摸底細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都来个閉門不納。后来到了第十三寨，寨主陈天柱打开寨門，在門楼下站着和李肖打了一陣交涉，結果也是不准进寨。陈天柱三十岁上下，一身短打，头戴狐皮帽，当腰扎一条宽皮带，上面别着一支大机头匣枪，一束大紅綾子纏在枪把上，迎着寨門下的过堂风，飘飘乱飞，显得杀气十足。双手叉腰，等李肖說話。李肖不慌不忙，从从容容地說道：“陈寨主，我們是奉命来到苏、魯、豫边区敌后，組織群众抗日的，今天特来拜訪。”陈天柱問：“奉哪里的命令？”李肖說：“八路軍的

命令。”陈天柱心中暗暗又惊又疑：呵！又冒出来一股头！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。陈天柱笑笑，向李肖說道：“八路軍来抗日，很好！兄弟十分欢迎，常言道，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’，抗日才有中国人味，不抗日就不算中国人！但是抗日不抗日，不能光凭嘴說呀！”

李肖见他不相信自已，忙解釋說：“我們是共产党、八路軍領導的游击队，八路軍就是当年的紅軍，紅軍北上抗日，經過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千难万苦一言难尽，抗日焉能有假？我敢向陈寨主发誓，除抗日外，决无外心。陈寨主今日难以信过我們，我們倒很諒解。常言道，‘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’，来日方长呀！”一旁张小俊把紅布裹着的木头印从腰带上解下来亮亮：“你看，这个能胡来嗎？”小俊参加革命不久，端底有些孩子气，以为一亮印就解決問題了。哪知陈天柱不理會这个，却把李肖等八个同志挨个瞅了一遍，打量过了，淡淡地說：“这里已經有四五个队长、司令啦，你們八个人两支枪，也打抗日游击队的旗号，照直說，眼下的官太不值錢啦！”李肖一看，一时实难解釋明白，更难让他相信自己，就放下这一步，直接了当地提出要求：“能否让我们先到寨子里安置一时，抗日的事咱們可以細細商量。”陈天柱說：“老兄，暫且不要慌，如果你們真是英雄好汉，先扛几挺鬼子的歪把机枪来，让我们看看，到时候我出門相迎！决不食言。”說着，把手一揮：“咱們后会有期，朋友！”一句話落音，后面两个跟班的打手分开左右，一人拉一个門鼻儿，“吱扭”关上了寨門。李肖扭头走时，只听背后陈天柱“嘿嘿嘿”一陣冷笑。

这样，李肖串遍了十三个寨围子，碰了軟硬十三个釘

子，沒有找到踏足的地方。各位，你道這陣子是什麼時候？這幾位同志是從哪里來的？書中交代：這陣子是一九三九年初，正是舊曆臘月間，抗日戰爭初期，其時蘇、魯、豫邊區一帶淪陷不久。這幾位同志是我們八路軍某支隊撒下的星星之火，留在这个邊緣地區开辟抗日根據地的。支隊已轉戰到江淮之間去了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國民黨的軍隊不戰而退，數月間失地千里。鬼子所到之處，奸淫擄掠，殺人放火，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八路軍挺進敵後，發動群眾，堅持抗日，獨撐大局。群眾把八路軍看成救命星。這當兒，蘇、魯、豫邊區土匪蜂起，白晝搶劫，漢奸騷擾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無心耕種，難以度日。群眾空有抗日熱情，迫切要求自衛，但缺乏領導，無人組織。支隊來到邊區，了解了這些情況後，決定派李肖等八個同志插到這個地方，擔當开辟這一帶抗日根據地的重任。

李肖原系支隊民運科長，文武全才，是長征過來的幹部。四十歲左右，身上受過七處傷，至今大腿上還嵌着一塊炮彈皮，每逢陰天，尚隱隱作痛。臨行前支隊首長交代他：

“你們的任務是打開十三寨的局面，為我蘇、魯、豫邊區根據地打下基礎。三省庄有我們的地下黨組織，你們可以依靠。目前的情況很複雜，國民黨臨撤退時在這裡留了一手，給這一帶寨子裡的土匪委了官銜，讓他們擴充實力，準備投敵。另有幾個掌握槍杆子有勢力的土豪，雖未接委，尚未起意投敵，但在察看風雲，希圖自保，並不積極抗日。也有不少激于義憤，出于真心抗日的，然而我們初到，他們未必能夠認清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。眼下魚目混珠，難辨真假，這正是你們工作困難的所在。你們必須做好這些人的

工作，把他們爭取過來，孤立、打擊那些頑固分子和反動派。你們要在群眾中生根開花，把敵人變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島！”李肖同志接受了這個艱巨的任務，領着這一小队人馬，當天插到這裡，便立即派人和三省莊的地下黨聯繫。哪知組織已被敵人破壞，知道接头記號的負責同志已經犧牲。了解情況失掉了依托，發動群眾失掉了根子，於是決定先試探一下十三寨的態度，心中有了底兒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。

這天已到臘月三十，明天就是舊曆新年。滴水成冰，天氣冷得很。八位同志每人背着一小行李卷，扛着僅有的一長一短兩支槍，牽着支隊特意留給李肖的那匹戰馬，出了陳天柱的寨圍子，沿黃河大堤迤邐而行，繼續尋找落腳之處。

姜黑子對陳天柱背後“嘿嘿”冷笑那幾聲，實在惱火。他在大部隊里，哪里受過這個啊。路上忍不住又發牢騷：

“去他娘的！咱們有兩支槍就拼兩支槍的，不指望這些鬼崽子們抗日啦。”薛梅說：“去你的吧，黨是叫你們來發動群眾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，不是叫扛着這兩支槍來和鬼子硬拼的！”薛梅是這八個人中唯一的女同志，今年二十一歲，一個貧農家的女兒，家住太行山，自幼賣給人家當童養媳。自從八路軍把她解放出來後，便參加了八路軍，現在文的宣傳鼓動，武的衝鋒陷陣，鍛煉得也不簡單。這次也隨李肖留在這裡，負責婦女工作。薛梅心細，听姜黑子說了這些話，知道他又發了毛躁性子，頂了他几句。姜黑子說：“咱們優不上攤子，根據地到哪裡去建立呢？”

李肖一路深思。這時，他听了姜黑子和薛梅二人的話，便插言道：“我們初到這個雁過拔毛的地方，原來也不過是打算摸摸十三寨的底子，豈能一上來就希望他們和咱們合手

抗日？陈天柱的表现虽说比那些人好些，但等我們把他完全爭取过来，恐怕还得費很大的周折，常言說：心急不能吃热豆腐，开辟抗日根据地，哪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不做艰苦细致的工作，怎么能行？”李肖說到这里，拍了一下姜黑子的肩膀，扬起来手朝四下里一漫：“你們看，这一带有許多佃戶村子，那里有我們的抗日基本群众！”

大家站在黃河大堤上，順着李肖手指的方向，四处了望。只見堤北是十里寬的黃河故道，里面填滿了黃沙，掺杂着几座黑压压的树林子，北风吹来，瑟瑟作响。飞沙騰起，遮日蔽月，一派藏龙臥虎之势。十三寨摆在堤南东西一道綫上，每个寨子周围都拱卫着几个小村子，和寨里的楼堂瓦舍相比，有天地之差。李肖指着前面不远的那个茅草村子道：

“这个就是三省庄，我們现在就到那里去。”

小俊忙問：“是《响馬传》上的三省庄嗎？”李肖看小俊对三省庄挺有兴趣，順口扯下去：“怎么不是，恐怕已几經沧桑，旧址全废了。現在已經变成了刘三甲的佃戶村子。”

薛梅說：“有意思。这地方还有什么古迹沒有？”李肖說：

“有。三省庄北边有个月牙灣，月牙灣里有一道淤泥河。”

小俊說：“一定是当年罗成馬陷淤泥河的那个淤泥河了？”

李肖說：“当然是。”接着說：“淤泥河上有一座二百零三孔桥，說起来这个桥，更使人景仰哩。”

“呵！”小俊惊叫起来，“这么大的桥！我連听說都沒有听說過。咱們去看看吧？”小俊是个小孩子呀，不久前，光着脚丫子赶了一百多里路，赶上了支队，死纏活纏地要求参加八路軍，李肖才把他留在身边。小孩子的好奇心大，一听說二百零三孔桥，把目前的困难处境全忘了。这是什么

时候，哪里有这种閑情？李肖拍拍小俊的肩膀道：“傻孩子！那里就是有真龙活虎，这会也去不得！我們现在連存身的地方还没找到哩。”接着高声說道：

“小俊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到了村里你和薛梅給老乡們唱救亡歌曲，把乡亲们招引过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老姜，你給老乡們好好讲讲抗日的道理。”

“是！”

李肖接着又嘱咐大家：“把我的队长官銜暂时放起来，别朝外亮了。老乡們可不认你是什么官，现在官太多啦。”

李肖把进村的工作布置妥当。大家伙一边走一边寻思：只要老乡們能够明白我們抗日救国的意思，就是再苦再难我們也不怕，只要能在三省庄站住脚，我們就如魚得水了。

一路无話。不多时到了村口，李肖按按手，大家停在村前的打谷场上。

这个三省庄有几十戶人家。这天午后，村上的老乡們忽然见来了七八个人，“乒乒乓乓”把門都关了。那时候，像三省庄这种佃戶村子，看见成群結队的人进村，都害怕极了，那些人不是明土匪就是暗土匪呀。因此一见李肖一行人过来，都赶紧关门閉戶。其中有一位細心老汉，这位老汉姓万，今年六十多岁，蒼白的胡須，两眼炯炯，精神奕奕，頗有胆識。原来他就是三省庄唯一的地下党员万庆余。万老汉隔着門縫瞧瞧李肖他們，心想：这哪能是土匪？是土匪还有站在空场上挨冻的？也不像十三寨的壮丁，是壮丁来要粮要款，

也早就张口了。乍一看去，倒像是几个过路的穷要饭的，每人背着的那个行李卷只有一把恁粗，膝盖上、肩膀上补钉压补钉。可也不像，如果是穷要饭的，为什么又牵着一匹高头大马，这马周身像黑缎子一样，体明峰亮，“呱呱”直叫。说是队伍吧，又不像队伍；如果是一支队伍，为什么只带着两支枪？

万老汉细细琢磨：可以断定这是一支穷队伍，穷得有骨气，必定有些来历。常听支部书记刘杰同志讲，我们的队伍就是这个样子，朴素之极。难道他们就是我们的队伍来了？慢着，不能贸然相信，敌人诡计多端，现在情况极其复杂。不久前，国民党的特派专员马瞎子的人也曾装扮成这个样子，假借商量抗日大计之名，把我们支部书记刘杰和另外一位同志诳去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如今三省庄地下党组织已被破坏，我只身孤战，务必慎重从事，瞧瞧再说吧。于是打开草门，掂把扫帚“唿啦唿啦”在门口扫地，以暗暗察看风声。

这边，小俊、薛梅站在打谷场上，扯开嗓子唱歌。那时候，三省庄上的老乡们整日只听见枪声，哪里听到过歌声？唱的时间久了，便招出来几个小孩子看稀罕。随后，万老汉也假上来，接着又出来了几个老汉。过一会儿，青年人也陆续出来了，打谷场上一时闹烘烘的站下了百十口人。小俊、薛梅越唱越带劲。

姜黑子看时机已到，从人群里站出来，咋呼一声：“该我的啦！”好大的嗓门，把人吓了一跳。老乡们一看，这个黑脸大个好直率，和咱三省庄人一样的性子，难道他也会唱？正猜思着，姜黑子往当中一站，说话啦：“乡亲们，让这两个小同志歇歇，我说几句。说的对不对，请大家包涵：咱是八路军的人，来到这里，是和大家一起抗日的。”

啊！八路軍？姜黑子这么一說，老乡們都大吃一惊，心里想：这几个人是八路軍？不能吧。早几天听說来了一支八路軍的队伍，不假，可是不几天又听說开走了。像天上落下来的大鵬鳥的影子，一晃又沒了。俺們都空喜一场。俺們天天想八路軍，盼八路軍，如果这几个人真是八路軍，俺这就回家給他們做飯去。慢着，得留点心，說不定是哪个寨主出的坏点子，打着八路軍的旗号，来騙东西哩。老乡們又想：这一講抗日，快了，快张嘴要粮要錢了。老乡們有經驗呀，刘三甲一向就是这样。如今再加上这一股头要这要那，受不了，赶快走！姜黑子越往下講，老乡走的越多，不一会儿就四散了。姜黑子一见泄了气，也苦恼起来。李肖一见，劝姜黑子說：“老姜，不要苦恼这个，老乡們眼下对咱們还没有認識清楚呀。走，咱們跟进村去。”說着，他們也来到村里面，见一个壯年人扛着粪箕子，在門前扒垫糠，李肖便接过来木楸，想帮他除几下。只见那个壯年人一寒脸，伸手把木楸夺过去，扭头就走，垫糠也不扒了。李肖沒假上去。那边姜黑子刚想掂扫帚，帮着扫地，老乡“啪”地一声把門关了，不許扫。这边，薛梅看老乡們正在那里說話，刚靠近几步，人就散了。李肖见此光景，給姜黑子、薛梅使个眼色：我們到外边站站吧！不禁暗自苦笑。

再說小俊进村后，看见一位老大娘顫顫巍巍地到井台上去担水，心想：是个好茬口。上前接过来扁担：“老奶奶，我替你担几步。”說着担起水桶就走。扁担一攔身上，小俊可乐啦，三步两步，跨到井台上，扯开井繩，“唰——”把水桶送进井內。两手握住繩头，左右一摆，上下一松，“噠通！”小俊只觉着手里一輕，心里一涼，啊，糟糕！繩鉤

脫了，水桶掉到井里了。“天哪，这咋着向老奶奶交代？我这是做的啥群众工作？”小俊正在恼恨自己，李肖、姜黑子、薛梅来了。“怎么啦？”“水桶掉井里了。”薛梅唉了一声：“怎么不小心，偏偏又弄个这！”姜黑子更躁啦，急得两手拍空，连连說：“越渴越給盐吃！越渴越給盐吃！”小俊更加慚愧，脸紅得像关公样。李肖說：“别后悔啦，着急也无用，快想办法捞吧。”小俊連忙脫光了棉衣，姜黑子用井繩把小俊系到井里，好在井水也不算深，小俊钻到水里就把桶摸了出来，然后拉住系下的井繩，姜黑子趴在井台上双手拉住井繩用力往上提，薛梅在后边用力按住姜黑子的腿，就这样三人合力，連人帶桶提上井来。小俊出得井来，冻得渾身发青，顫抖成一团，直到穿上棉衣，才緩上气来。身旁的那位老奶奶，看小俊为她一只水桶，十冬腊月跳到井里去，嘴里直念佛。这时村里刚才关門的、躲开的那些老乡們，复又走出来，远远地向这里张望。李肖急忙从小俊手里接过来水桶，打滿了水，給老奶奶送到家里，了結了这件事情。

大家又回到打谷场上。天冷得厉害，西北风一刮，小俊冻得渾身打哆嗦。李肖往四周瞧瞧，见场外边有个小車屋。

“到小車屋里去！”大家到車屋里一看，好！里面还鋪着几把干草哩。大家挤着坐下，把小俊夹到中間，让他好好暖和暖和。

这个車屋不到一人高，麦秸盖頂，两边屋山上有两个窟窿。刚刚坐定，听得远处传来几声枪响，可能是汉奸骚扰。李肖掏出来匣枪，推上頂膛火，对大伙說：“看来工作还艰巨得很哪。如果我們在三省庄站不住脚，今天晚上又是除夕，咱們不能呆在这儿，必須找个合适的地方。”这时天阴

得黑沉沉的，像要下雪。薛梅說：“那咋办？恐怕天一黑老乡們就来赶我們，现在哪个村子也不敢收留生人。咱們到哪里去？”只见李肖突然振奋起来：“有了。咱們游山遊景去！钻到二百零三孔桥底下，风雪再大，也不要紧。下了雪，黃河故道里变成一片水晶世界，美得很呢。”小俊喜得拍手：“好！好！”小俊刚叫了两声好，屋山窟窿外面有个人影一晃，姜黑子就想咋呼，李肖連忙拉拉他的袖筒，姜黑子明白了，沒敢吱声。原来李肖早就看见啦，还是白天在門前扫地的那位老人，正在外面偷听他們哩。这个沒有关系，听吧。李肖說：“回头到二百零三孔桥下过夜，就这样决定吧。”

一时把今夜存身的地方商量定了。这当儿，外边又响了儿枪。枪声不远，不过二三里路。姜黑子說：“听见沒有？就是这种环境。现在我們不光站不住脚，連老本也时刻有危險，弄不好就叫人家吃了。”接着又問李肖：“咱們能再搞两支枪就好了。”李肖說：“咱們的枪是太少了，可是到哪里去搞呢？”姜黑子說：“听说这里可以掏錢买。”薛梅說：

“废话！我們哪里有錢去买枪！小米已經吃完了，明天还不知道吃什么呢！”李肖想想：买枪？只要弄来錢，也未尝不可，可是手里一文錢也沒有。就先說吃飯的問題吧，怎么解决呢？小俊这时說：“有办法啦，我明天要飯去。您在村子里放心宣传抗日，保险要够您吃的了！”姜黑子說：“胡扯！有要飯抗日的嗎？”小俊說：“怎么沒有？从我們这里起不就有了嗎？我这会要是在家呀，还不是要飯过日子嗎？”李肖說：“让我想想，除了要飯，还有別的好办法沒有。”这时車屋外边李肖那匹战馬“呱呱”叫了几声。李肖

陡然站起身来，說道：“卖馬！把馬卖了吧！”大家一愣：

“卖馬？馬是上級特意留給你騎的，你腿上有伤，离了馬不行啊！”李肖說：“有句俗話，‘用急卖了堂前地’！卖了馬，大概可以买回两支枪来，我們便有四支枪了，武器一下子扩充了一倍！再說，还可以搗騰出来几个錢过年。小俊从参加了革命就一直吃小米飯，饑得很嘍！”說到这里，哈哈哈哈哈一陣爽朗大笑。大家不免疑迟：“这，这……”李肖說：“別疑迟了，这比小俊要飯的办法强得多！老姜，卖馬的任务就交給你啦。”說着，就到車屋外面去解繩。李肖刚出屋門，听得屋山那边“通通通通”脚步声响，原来万老汉见李肖出来牵馬，心想：真老包假老包馬上就看出来了，我再看他一步！就轉身閃到一旁，扛着粪箕子拾粪去了。

李肖到車屋外面把繩解下来。这馬以为李肖是来騎它，抖鬃、摇头、晃耳、弹蹄，“呱呱”直叫。李肖和这匹馬有多年的感情，这时不觉洒了几滴热泪。罢罢罢！现在只有这样办了。一边感慨地說：“伙計，为了抗日，咱們不得不分手啦。这次一定把你送到抗日的人手里！”馬識人意，李肖說到这里，那馬嘶嘶长嘯几声，扑楞扑楞摆了几摆耳朵，似乎表示告別之意。李肖把繩交給姜黑子：“牵去吧，牵到第十三寨，卖给陈天柱。”“好！”“价錢随他，这个人是讲义气的。”“好！”“錢到手，你就到桥下去找我們。去吧！”“好！”姜黑子纵身上馬，連加三鞭，那馬飞也似地跑去。李肖打发走了姜黑子，轉臉向大家說：“咱們也走吧，別让老乡們来赶我們了。”

李肖說了一声走，大家就急忙收拾好背包。刚跨出去車屋，听得村里一陣大乱，“乒乒乒乒”响了一陣乱枪，接着

有人大声呼救：“牛牵跑了，牛牵跑了，截住！截住！”李肖說：“土匪，准备战斗！”一摆匣枪，向人喊的地方奔去。才跑了几步，又听得人喊：“别叫車屋里的人跑了，底碼（即土匪坐探）在車屋里藏着哩！”随着喊声，十几支紅纓枪向李肖围上来了。李肖停住脚步，說道：“老乡們，我們是八路軍，不要誤会。”这一群扛紅纓枪的老乡中間，有一个名叫黑收的青年，憨大胆，毛躁性子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一个箭步窜过来，朝李肖就是一枪。“什么八路軍？土匪的探子！就知道你們几个人結不了好茧！”李肖看紅纓枪刺过来，連忙閃身躲开。在这个紧急时候，李肖有口难辯呀，向薛梅他們大喊一声：“向外冲！赶上那伙土匪！”那个黑收只当李肖要跑，連声呐喊：“追！追！”土匪牵着牛在头里跑，李肖等人在后面赶，老乡們在李肖后面追，只见路上扬起一溜灰尘。

李肖追出村口，抬头一看，土匪約有十几个人，牵着几头牛，离村有一里多路了，不断地回头打枪。李肖喝声：“快追！”他們跑得“蹭蹭蹭”，如箭离弦，人到了急处，腿伤也不疼了。李肖跑得快，牵牛的土匪跑得慢，眼看追到跟前，李肖弹不虛发，举手“乒乒乒”一梭子，“唰唰通通”撂倒了几个，剩下的土匪把繩一丢，放开牛跑了。黄牛也通人性，见匪徒撒了手，便原地转个圈儿，回头朝村里跑去。李肖舒了口气，见身旁已是大堤，不远就是二百零三孔桥，就往堤那边一岔，准备到桥下歇息。

話分两头。再說老乡們方才在后面追赶李肖，李肖像飞的一样，哪里追赶得上？一会儿撒下了半里多路。这时已到傍晚时分，夜雾籠罩，連前面的人影也漸漸看不清楚了。黑

收他們趕着趕着，聽見幾聲槍響，不一會兒，牛跑回來了。老鄉們一陣驚奇，趕緊捉住牛，彼此面面相覷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這時，萬老漢也追上來了。萬老漢累得滿頭大汗，喘着氣說：“冒失鬼！車屋裏的人不是土匪，牛是他們截回來的！”黑收叫道：“天哪，莫非他們是真八路？！”萬老漢說：“原先我也不相信他們是八路軍，方才我在車屋外面聽了一陣，人家正商量着賣馬買槍打日本哩，是真八路軍，一點也不含糊。我一聽見槍響，就緊趕上來，恐怕發生了誤會，結果還是發生了誤會！”黑收一拍腦袋：“嘿！都怨我，我該死，我馬上找他們去！”萬老漢說：“別再冒失啦，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裏？我聽他們說，他們到二百零三孔橋下過夜去了。”黑收說：“這麼辦吧，咱們馬上把牛送回家去，快點出來到打谷場上集合，咱們一塊接他們回村過年！”大家齊說：“好！好！”都興沖沖地把牛牽回家裏。一時點着火把，聚集了幾十個人，到橋下去接李肖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李肖等人岔過大堤，朝橋前走去。天已黑透了。四周村子里偶爾傳來幾响火鞭聲，群眾正在辭歲。天上不知何時飄下雪花來。這時，西北風“呼呼呼呼”刮得甚緊，寒風攪雪，迎面撲來。李肖的傷腿經過剛才那一陣奔跑，現在疼痛起來，走着路一顛一拐的。薛梅感慨地說：“让群众相信我們，了解我們，真不容易呀！”李肖說：“是不容易。可是群众一旦了解了我們，就永遠不會變心，就會發出撼山倒海的力量！”大家走着說着，一路語重意長，不必細表。小俊忽然想起來那座二百零三孔橋，問道：“這麼大的橋，怎麼現在還看不見呢？”李肖說：“快啦快啦。”正說着，李肖忽然停住腳步，說道：“這不是，到啦。”小俊忙向前面